翠袖乾坤

文潔華

存在與存照

一位移居美國加州多年的數學家，近日帶同妻子和兩個幼女回港探望父母，順道讓女兒們認識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他小時候在牛頭角下邨長大，特意扶老攜幼重訪牛下。母親其實早已告訴他牛下年前經已清拆了，他還是決意舊地重遊。來到那塊拆卸後剩下的空地大片，他一臉茫然，不知道可以告訴女兒些甚麼。他繞了個圈，更傷心地發現從前他唸過的小學校舍也蕩然無存了。他努力憑記憶向母親說出一堆鄰舍的名字來，父母的回答是早已沒有了他們的消息。

他記起母親常常把年幼的他用孮帶綁在床邊，着鄰舍幫忙看管，再以急速的腳步落街買菜。偶然牛下同年紀的男孩們會跟他拍公仔紙、踢毽，生活快樂簡單。在牛下住到小學畢業，一家才又移居到沙田公屋，開始他的中學生涯。但這些一切都是真的嗎？除了母親仍可以和他分享記憶，他童年的世界便疑幻疑真，那片空地顯然把他的懷鄉熱情涼了一大截。數學家心裡思考的是一個哲學家的問題：如果世上再沒有人證實他在牛下生活過的歷史，那他如何證實自己在香港的童年歲月？

他猛然記起來港前跟同事的一席話。美國同事問他有沒有把自己的個人資料儲存於雲端，因為萬一他的手機和個人電腦等全都毀掉了，開罪的人又太多，被狠狠的從面書甚麼等都刪掉：「那您就等於從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他於是遺憾，在牛下的日子沒有存照過一些甚麼。

古今談

范舉

新疆博斯騰湖的結局會怎樣？

新疆的羅布泊，曾經浩瀚無邊，現在已經乾涸了。另一個在天山南部的博斯騰湖，也面臨着乾涸的命運，曾經有人提出，要把博斯騰湖的淡水，調度到羅布泊的新的礦區去。如果執行這樣的計劃，博斯騰湖一定會完蛋。

世界上已經有不少的氣候乾旱地區，由於人口活動過於蓬勃，大量種植糧食和棉花，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結果使大量良田嚴重鹽鹼化，變成了荒地。印度河沿岸就出現了這樣的悲劇的例子。中亞細亞的阿姆河、錫爾河流域，大種棉花，也落得了鹽鹼化的結局。

博斯騰湖位於新疆焉耆盆地，是我國最大內陸淡水湖，水域面積約九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好像香港的面積那麼大。湖周曾遍佈濕地，野生蘆葦濕地面積一度達四萬多公頃，是我國四大蘆葦產地之一和新疆兩大重要漁業基地之一。在過去四十多年間，由於注入湖區的水量不斷減少，湖周濕地大量消亡，博斯騰湖逐漸由淡水湖演變成微鹹湖。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竭澤而漁。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隨着博斯騰湖周邊縣市的快速發展，人口急劇增加，種植活動大量開展，水質由二〇〇〇年的Ⅲ類輕度污染變為目前的Ⅳ類中度污染。巴州政府這兩年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博斯騰湖生態環境的保護，但是，污染的方向沒有改變。假如沒有堅決的措施，特別是周邊農田鹽鹼化嚴重，致使博斯騰湖大、小湖區之間水體自淨能力和生態修復能力急劇下降，博湖已由淡水湖變為鹹水湖，據了解，有關措施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對於博斯騰湖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仍然是杯水車薪，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局面。據水情預測，二〇一三年博斯騰湖將進入枯水期，下雪的日子會減少，博斯騰湖的面積會繼續萎縮。

解決的辦法，地方政府要加大博斯騰湖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擴大博斯騰湖生態補償機制範圍，給予政策資金支持；二是在博斯騰湖平枯水期，暫停向塔河下游輸送生產及生態水。否則，這顆塞外明珠恐變成第二個羅布泊。

大量發展農業生產，在新疆是行不通的。凡是氣候乾燥、每年蒸發量超過三千五百毫米巨大的地區，基本上不適宜大量種植，更加不適宜用大田漫灌的方式，只能採用滴灌的方式，因為灌溉的水分蒸發之後，就留下了水分裡面鹽鹼的成分，加上了化肥和農藥，也會殘留下來，日積月累，最後就不能繼續種植，變為荒地了。改善的辦法，要經常輪種固氮的農作物，例如花生大豆。增加種植木麻黃屬、楤木屬、沙棘屬、胡頹子屬、楊梅屬等。能固氮的滿江紅魚腥藻，也應該在河道中培養。如果新疆的農民追逐高收益，就會大量種植棉花、番茄，後果是悲劇性的。

琴台客聚

葉輝

床戲：《風繼續吹》

話說五年前，梁朝偉曾經在哥哥五周祭上，演唱了哥哥的其中一首名曲《風繼續吹》：「風繼續吹 不忍遠離／心裡亦有淚 不願流淚望着你／過去多少快樂記憶 何妨與你一起去追／要將憂鬱苦痛洗去 柔情蜜意我願記取／要強忍離情淚 未許它向下垂／愁如鎖 眉頭聚 別離淚始終要下垂」；「我已令你快樂 你也令我癡癡醉／你已在我心 不必再問記着誰／留住眼內每滴淚 為何仍斷續流默默垂」。

這樣的一首歌，除了哥哥，也許只有梁朝偉能唱出味道，在歌聲的悠揚與低迴之處，便教人想起一場戲，翻出《春光乍洩》的DVD，關了燈，在暗室裡從頭看起，重溫影像世界裡的舊夢，看着，看着，都是兩個男子的鴛鴦蝴蝶夢，兩個男子的啼笑姻緣，不覺間，看到這的一幕：何寶榮撒嬌，纏着黎耀輝，要跟他睡在一起，兩個男子，從沙發一直糾纏到小床上——

黎耀輝：哎哎，幹嘛有床不睡？何寶榮：我鍾意！黎：你覺不覺得兩個人睡一張沙發太擠嗎？何：不覺得啊，我覺得挺舒服的。黎：哎，幹嘛咬我？何：我餓了。黎：你真要睡沙發？何：是啊，幹什麼？黎：那我到床上去睡。何：別說話了，睡吧。黎：要不你睡床，我睡沙發？何：你嘮嘮叨叨幹嘛嗎！黎：我睡床。何：你不是那麼沒人情味的吧？黎：都話過床太小了！何：我睡你上邊就不小了……

黎：你別搞我……何：我搞你？你別搞我呀！來，親一下，睡吧！黎：好啦好啦好啦。何：別碰我的手啊，痛呀！

一起唱《風繼續吹》吧，一起想念故人吧，有緣，或無緣，都一起忘掉吧，或如偉仔所言：「風繼續吹，我們不忍你離去，我們miss you much。我們知道你慨心願就是做導演，今晚，我們全場所有觀眾，一起做你的演員，我們一起將手上的燭光點起，將舞台交給你……」

或者在這個時候，最好讓回憶退回暗室，重溫光影裡的一場從此不再的舊夢——某一天早上，何寶榮心血來潮，拉着黎耀輝去跑步，那個早上真是冷死了，黎耀輝跟在何寶榮後面，跑了不一會，都冷壞了，回家後，黎耀輝病了，何寶榮猶在撒嬌——

何寶榮：誰知道你這麼弱啊，一下就病了。你點呀，能不能起來啊……黎耀輝：幹嘛？何：煮飯啊……我都兩天沒吃飯了，餓死了……黎：你還是不是人啊！要病人起床做飯給你吃！

咆哮完了，黎耀輝還是就裹着一張氈，死死地氣，走到廚房，給何寶榮做飯……那真是永恆的一幕，表面生氣，心裡有愛。如此這般，愛就好了，倒不必管今後有緣，還是無緣。那就不如一起唱一首歌吧：「我已令你快樂 你也令我癡癡醉／你已在我心 不必再問記着誰／留住眼內每滴淚 為何仍斷續流默默垂」。

別了，永遠的何寶榮。

別了，永遠的黎耀輝。

百家廊

王珍

勸戒

第一次相見，你遞給胖子一支煙。我緊張地盯着胖子。還好，胖子雖然不太堅決但終究還是婉拒了。你細心地替我的茶杯裡兑滿水，看我像水牛一樣快速喝乾了，你又替我加滿了，然後走到你家中的「吸煙區」吞雲吐霧去了。走開之前，還關照一句「記得給她加水。」短短數語，掩飾不住機智、幽默、友善和細心周到。阿餅，你是一位很有親和力的大哥呵。

「性格、人品，什麼都好，唯有香煙戒不了……」妻子紅很無奈的一聲嘆息，勾起我的痛，那是若鈍刀割肉般的久久長長的痛……

N年之前，我也曾試圖勸我的一位同事小戴戒煙，或者是少抽一點。不為別的，就是因為受不了他的咳嗽比話更多。可是，小戴很瀟灑地淡然一笑：頭可斷，血可流，煙不可一日不抽！就這樣，一直是我勸我的，他抽他的。我的友好之意以及吸煙的種種危害他也許比我更清楚，當然，我相信他的家人親友的勸戒力度肯定是強於我幾百幾千倍。但和煙的魅力相比，所有的道理都又是那麼的微不足道。

其實，除了抽煙這事兒毫無迴旋餘地之外，小戴也並不是那麼冷血固執之人，和阿餅、胖子一樣，通情達理，極具人情味兒。

記得有一天早上，他風風火火衝進辦公室，還沒來得及放下拎包就開始撥電話，一副情意綿綿狀：「怎麼樣？一定是哭了吧？唉，咋晚的那場球……」他細語款款、溫情脈脈地一直絮叨了大半個鐘頭。和我平日對他的木訥印象完全不同，這位五大三粗的男人對一位和他一樣迷足球的女孩竟生出如此憐香惜玉之心，還會說那麼一大堆和風細雨的話去安慰「愛哭的你」。我忍不住調侃了他幾句，他只是傻乎乎地笑，好像把所有的話都和「知音女球迷」說完了，再沒有多餘的話了。

有時，他去採訪球賽，會對地球人都知道是球盲的我說：「走，一起看球去！」

我說：「不去！」

他說：「為什麼呀，人家出錢都買不到票呢，讓你白看都不去？」

我說：「因為我不懂，看個球啊？人家輸球我鼓掌，會被人痛打的。」

有時我也會和他說說我的版面上的一些事，我說想在文學版上開一個詩配畫的欄目，想叫「詩歌工廠」；他說，不如叫「音樂作坊」。我就採用了他的意見。

那時，他是報社的文體部主任，我是專題部主任，他酷愛體育，而我鍾情文學，我們各自做着自己喜歡的事。雖然也忙也辛苦，但很自得其樂。

之後我們都經歷了一場人事大變動。他的煙抽得更厲害了，話也更少了，只聽到他一陣接着一陣的咳嗽……

忽然，有一天看到他的座位空着，再沒有煙霧飄過來，想起似有些日子沒有聽到他連綿不斷的咳嗽了。去辦公室問他因何失蹤，被告知：肺癌晚期。立馬去尋問他妻子的手機號，撥過去詢問，說已經確診，但本人尚不知情。

約了幾位同事一起去醫院，故作輕鬆：「頭依舊，血也沒流，怎麼沒見你抽煙呢？」還是一樣淡然的笑，但話已經不同：「很不習慣不抽。每天一睜開眼睛第一件事就是伸出手去摸煙，但是一想到那種生不如死的痛，就再也不敢抽煙了。」然後，再三關照我回家告訴那胖子：「就說是我說的，叫他再也不要抽煙了！」我說沒用，因為他還沒有感受到你的那份痛。他一反往日的和淡：「那是你不關心他！不在乎他！你太無情了！」……

後來的日子裡，他再也沒有說過「頭可斷，血可流，煙不可一日不抽！」那樣「豪情」的話，當然也再沒有抽過煙，可是，不管他怎樣地醒悟和反悔，經年間被他深深地吸入肺腑的煙，還是肆無忌憚地一刀一刀地砍向他，他的妻子告訴我們：「不是流血，是噴血……」

他走的時候，我們大家依舊叫他小戴，妻子人到中年，兒子剛上高中，親友無不唏噓感慨他的英年早逝，甚至癡癡地追問：「假如，一切可以重來，不知他的生命軌跡是不是會有所不同？」

他走後，我常常想起他對我說過的那些話，比起我對他的勸戒來分量要重得多，那真的是一種生命的呼喊！

從此以後，我看到親人、朋友點煙的手，就像看到一把刀，在我的心上一刀一刀地切割，因為越是親越是好的人，那種殺傷越是強大。不管有用沒有用，我都想對阿餅、對胖子、對我的父老兄弟們說一聲：「你點燃的不是煙，是親人心頭的痛呵……」

當然，我的勸戒，也不再僅僅是勸人戒煙，也是在勸自己要放下諸多身外之物，如名利、職位、金錢，以及人和人之間的那些恩恩怨怨。其實，我們更加容易看清楚那些煙民們對香煙的依戀不捨，看到他們揪在指間的那支煙，似乎要戒除他們唇齒間的那種癮頭是世間第一難題，而事實上，我們自己又何嘗是那麼輕易就戒掉一些隱性的癮頭呢？

生命中，總有一些看似重要的東西，常常讓我們難以捨棄，甚至讓我們像上了癮似地奮不顧身、樂此不疲，沉湎其中大有過把癮就死的豪氣。等我們想明白其實那是一些根本不值得用生命去交換的東西時，我們已經付出了太多、太沉重的代價。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沒有歲月可以回頭。

曾經聽過一個小故事：一個苦者對一個僧人說：「我放不下一些事，放不下一些人。」僧人說：「沒有什麼東西是放不下的。」苦者很執着：「可我就偏偏放不下。」 僧人讓他拿着一個茶杯，然後就往杯裡面倒滾開水，一直倒到水溢出來。苦者被燙到馬上鬆開了手。僧人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是放不下的，痛了，你自然就會放下。」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痛了，痛到痛不欲生無法HOLD住了，才不得不撒手呢，阿餅、胖子，還有你我？

■你點燃的不是煙，是親人心頭的痛。 網上圖片

演藝蝶影

小蝶

良莠不齊的戲劇導師（二）

香港戲劇導師的質素和在戲劇教育中所扮演角色非常值得我們關注。行內流行着一句不太中聽的說話：演技好的演員在台上演出，演技不好的演員去教人演出。意思是演得差的沒有機會演戲，為了生計，只得轉行當戲劇導師去了。

這句話當然不是完全正確，很多戲劇導師都是有志作育英才，視教學為人生目標。然而，此話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真實的情況，戲劇界確實有這種情況出現。一位在劇壇甚有地位的前輩曾經對我說：「我覺得某某的演技欠佳，不宜演戲，叫他去教演戲吧。」這句說話真弔詭，不是應該由學有所成或值得我們學習的人去教育下一代，將他們的學識傳承下去的嗎？怎麼教學的工作竟會被視為應該淪落在被演藝界淘汰出來的人的手上？

事實上，我亦接觸過不少因無法在表演舞台上立足而改任戲劇導師的演員，傳媒亦曾作不少有關報道，這種情況無論對社會、導師、學生和戲劇界來說都是一件壞事。政府投放這麼多資源在培訓這些演員之上，到頭來他們可能因為學藝不精、不被市場認同或其他被迫的原因改為教授學生，學生們可以從這類演員導師身上學到什麼也可想而知。學生學得不好，他日到他們接棒時，戲劇界的水準便會低落……一個惡性循環就此誕生，怎不教人擔憂？

除了擔心戲劇技術每況愈下之外，我更因為一些戲劇導師在教學時灌輸的似是而非的理念而不安。戲劇並非純技術性的學問，當中包含很多人文知識和道理，並沒有對錯之分，但是卻足以影響學生的成長和人生觀。我聽過其中一些這類的導師的課，因覺有志難伸，自卑不堪。要麼酸味十足，不斷抱怨；要麼變得自大，將那個小小課室幻化成自己的王國，肆意批評甚至侮辱成功的演員；要麼宣揚自己一套有問題的價值觀和戲劇見解，彷若新興宗教似的。被他們教出來的學生在學戲不成的情況下，可能更會扭曲對人對事的觀感。

當不是為了教育而教育，而純是向着生計、市場或個人利益出發，衍生出來的問題一定多得令人心寒。

此山中

鄧達智

大閹雞

「大閹雞，牛白腩，兩斤孖蒸，一世人倆兄弟今晚同你不醉無歸……」伊秋水講過，吳楚帆講過，胡楓都可能講過……

食雞？

豉油雞，白切雞，鹽焗雞，麥記扒包雞，肯德基家鄉雞都是一樣的雞；沒有太多人記得雞項，線雞，公雞，母雞，來到今天墮落到過時過節食冰鮮雞。牠們的分別？如果閣下還有點講究，大概只知道是玉米餵食的黃油雞，清遠走地雞，山林松江雞，比較容易分辨白毛黑肉竹絲雞……，公雞還是母雞，是太監閹雞還是處女雞？沒太多人知曉，分辨，在乎！

一代接一代流逝，將來的世代大概懂得雞，就是一舊無味無彈性一塊肉的雞。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港人北上機會密切，有人臨尾發達，有人幸運創大業，有人損手爛腳雞毛不餘一條……不理如何；除非閣下不吃雞，不然一概得益：「嘩！大陸的雞先至有雞味，吃過返香港再吃，同樣都係大陸出品，硬係似吃柴……」

是的，北上其中一項食福，便是再嘗有雞味的雞，大家不要再取笑從前亞視飲食節目主持黃麗梅多年傳頌的名句：「雞有雞味……」可知不少雞只有紙皮及冰箱味？

年前在法國普羅旺斯ST. MICHEL只有五百人口中古小村摯友家中度過。三個法國人努力解說擺在我們面前巨大無朋肥雞不是火雞而是一隻沒有春春的公雞，卻不知英文可有雷同稱呼？（大概不會，以英國人食的文化水平評估。）奧利弗解說：「人妖雞」，利奧根本不太懂也不會鼓起勇氣說英語，卡露乾脆直說牠的法語，CHAPON。

對鄉下仔如我說CHAPON（音近法語叫日本：JAPON，不同是CH與J的音異）當然明白，就是少時家家戶戶自養走地雞的年代，仍有閹雞佬逐家逐戶替數十天大的公雞仔用魚絲切入雞下陰，扯上扯下，手勢流利並帶幾分優雅迅速將兩粒雞子切下，祖母盛起一小盤用黃酒共蒸讓我們吃，增加蛋白質及多種維他命。同樣程式也有替小公豬閹豬子；那麼小，誰知道這些可憐小公雞小公豬從此跟隨意大利閹人歌手及東西方共有閹人太監，沒有可生孩子女人的內臟構造卻生出一身比女人更肥更白更多的肉，連黎明即起雞啼的份兒都喪失，有春無卵長得公雞般大只餘一身肉。

那時頑皮，村中長輩一面笑淫淫一面暗罵：「再不聽話，等閹雞佬上街閹咗你……」。

大閹雞便是CHAPON，肉多不似公雞肉粗，吃來別具一番肉質肉味。法國朋友說：那是法蘭西過節主菜的傳統選擇，後來學美國人吃火雞，近年發覺火雞味淡肉「嚟」，CHAPON又再生意興旺，不少還是ORGANIC養在家中後園……

VOILA！

都說法國人吃文化的豐盛，世上只有我們中國人相近。

夜闌枕畔書縱橫

生活語絲

吳康民

陸游詩句：「夜闌枕畔書縱橫」，詩名是「冬夜不寐至四鼓起作此詩」。放翁憂國憂民，每有憤世之作。更常常表示為國家民族大事，夜裡睡不着覺，半夜三更起床寫詩。

我也有一個壞習慣，總會在臨睡前，在臥榻看書。明知此舉不合健康之道，有傷眼神。何況已一目失明，應該好好保護另一隻眼睛才是。可是幾十年的壞習慣至老仍改不過來，不在床上看一回書，便睡不着。

因此我的臥榻也是「書縱橫」。起初是一堆近期雜誌，近年更增加許多新書。不少新書都是看了幾頁便放下，因為新書實在太多，除非吸引力十分強的，否則往往觀新棄舊，看另外的一本。比如莫言得獎，我便買了他的好幾本流行著作，加上在圖書館借的，堆滿枕畔。好不容易看完兩本長篇，再看若干短篇，並在本欄寫了幾篇書評。如果在他得獎之前，我是一篇也沒有看過他的小說的。

由於要看的書刊太多，一個人精力有限，加上年老力衰，要應付報紙、雜誌及新書的閱讀，實在有力不從心之感。

報紙、雜誌可以略讀。每天好幾份報紙，只能略讀，看看大標題，對某些有興趣的專欄瀏覽一下。我看報的習慣是先抽起全版的廣告、馬經版、體育版和經濟版，只看新聞和專欄。雜誌也看有興趣的文字，特別要看它的標題吸引不吸引。至於書籍，購買的時候對那個書名感到興趣，比如最近在內地和本港流行的《鄧小平時代》，但如此大塊頭的巨著，至今沒有讀完。又如《朱鎔基講話實錄》，一共四巨冊，現在還沒有「開卷」哩。

如果把這些想讀而未讀的書都堆上床頭，那就不是「書縱橫」而是「鵲巢鳩佔」了。

枕畔看書，究竟是有利於催眠還是促使失眠呢，這卻不能一概而論。有時看了一回，目澀而有睡意，便掩卷而睡；但有時看書刊而引起評論意慾，在腦子裡構思文稿，那便造成夜不能寐了。